

1711

聖

群書考索卷二十

辨集

山堂先生章

建陽知縣區玉

邑人蕭泗校正

財用門

民要在兼足

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不雖不足亦無與其凡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也

國不以利為利

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蓋輕之哉時為而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利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言耳至於崇也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也嘗廢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或問

財聚則民散
易文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同

仁與不仁之判
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指身賈禍以崇貨也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効也同

欽臣盜臣之別
聚欽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欽之臣寧有盜臣或問

宋朝取民過厚

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

取於民者比之前代以為過尊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湏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以殫而闕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光宗朝已酉歲封事文公

天子不當有私財

天子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同

以聚欽欺君

任事之臣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

備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孝宗朝庚子封事

以財發身之義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散財以取名教人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効如此效

損上益下之說
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悉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效

當與民共其利
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歛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歛稍急又有科數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同

民部之說

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歛猶可復聚民心一天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手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所積也耶文公上宰相書

嚴禁科罰之弊

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頒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文公與劉丞相劄子

利病制於聚斂之臣

今并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而亦不能施也文公答張敬夫

當均節州縣之財

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備其實哀憫民力之凋瘵而思所以膏澤之者
今遂州遂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
其畢集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
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宋朝財數

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
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
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萬餘貫

聚斂

今之法斂焉猶濼也權焉猶厲也征焉猶禦也今之吏非是非三者無
議也今之民非是三者無祇也國至大民至細也立法以揜其口腹之
尋常而還與之為市市之不酬還與之為仇勢至威事至不美也數百
里之地設數大穿基而布之武夫悍吏苟可逃責大體不恤也不必

也直征而已矣不獨征也直攘而已矣斯民虎視吏次乎視國也非
政而何差夫足國而感其本技其本而壅其末何如其智也昔文王之
政賦不二澤不禁關不征今之吏皆犯之矣人之虐於斯讎於斯聚族
哭於斯非一日也幸而天下未有故偶涇原之卒長安市上之呼去爾
架除爾陌徹爾澗有不爭赴者乎

兵財

內外諸吏高秩厚祿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應萬人而朝廷常
有無才能之嘆歲十萬錢乃足一卒卒驅六尺團數石之弩荷一鈞之
矛此比屋而居者不下百餘萬而常有夷狄之憂珠犀龜貝出乎海竹
木香茗出于山黃金丹砂出于土可耕之野萬餘里鹽藉酒酤舟車水
陸之善備乎天下而當有軍廩不足之患

財勝事

善為國者知財之甚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
後財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掌使

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憤
登峻阪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居
端端僅能自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
幸而無虞猶恐不自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有不可知
者

盡地利節浮費

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
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
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之中則是賤文夫爭錐刀之利耳豈君子所謂
理財也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利要其所從無而
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

惟君子善理財

自君子避取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民之受禍未有窮已夫所謂
理財者豈曰取之乎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也古之人未有不善

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大禹周公是也

以信

聖人所為大過於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而天
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天下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
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

數者多不克終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
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爾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矣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
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固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
鉉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責民以所無

及唐末兵興始有私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歛無錢爐平地無銅山

言責民以所無也

言責民以所無也

言責民以所無也

言責民以所無也

興利者多福敗

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是以興利之臣解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說祖

暴斂甚於盜賊暴斂之害甚於盜賊盜賊害民之命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不可得而復收也同

公心散財

散財發粟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聖人也利者天下之利紿以私心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棘土木最資財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秋而書於冬若莊公惟宮室臺榭足榮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抄而書曰大無禾麥胡文定公

文帝員朽粟腐武帝已盡用之矣卜式所輸寧及太倉一粒粟乎故卜式之獻不足以富國適足以裕武帝興利之心以為救養之子尚有餘羨以佐用况天下乎黃公

管子謀

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歲以不同則乞于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管子輕重一篇無慮千百言不過君民之相揆大耳

為民者七而游民者六

今天下之財所以不足者何也害農者繁而去本者衆也古之為民者四而農其四之一也今之為民者六而舍農者蓋六之五也而胥吏又不在焉胥吏蓋害農民而蠶食之者也而又害農者之一也則是今之為民者七而游民者居其六也而真徒又不在焉

為天下理財

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而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抑將盡因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歟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歟為理財

財有限而欲無窮
厥初生民無窮民也民為聖人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於是乎始窮故受之以節節者約後而歸儉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窮矣

理財有三

理財之說有三其上惠民其次惠國其下惠奸惠民者雖不為國計而其陰有以利公上者皆民力之所供也惠國者雖非為民計而其實有以利公上者亦人情之所願也不窮財之所歸徒後財之所出此惠民之弊憂世者所以深痛公私之積也

反

其歎之法慘因以啓隴上輟耕之心間架陌錢之征峻反以責業

財之

民無留藏地無餘寶利有一孔以上皆入官矣而大農猶以匱告財於何而取地半於承平之時而歲入已倍之財於何而生養兵之外有官有司之奉郊祀賓客之費不能以十之一財於何而節

財之

以財言之新疆旋失貨糧委棄斗卒一炬倉廩掃空而財始耗矣江廣以寇盜而傾儲二浙以水潦而缺上供而財益乏矣料撥不已猶慮之與內帑築底將何以繼倚區區之緒以立國而緒至不行是豈更變鈔法賣鬻爵牒所能濟哉。賣絲羅穀剝肉醫瘡蓋不特如昔人所詠而已

財有三窮

采薇未還撒花妾費財窮於將也魏戊方殷孫竈難成財窮於兵也囊
金匱帛溪貪整然財又窮於貪吏矣

錢幣

區處交子之策

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却只以紙視之今視是銅
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南又須江南官司置場兌
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效

銷鑄漏泄之病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
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分壞了此壞錢之弊又有海舶之泄海船
高大多以貨物覆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曾
檢點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詞

節財

愛民必先節用

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關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
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
不易之理也光宗朝已酉
疑上封事

節無名之費

內自京師外達都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功
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
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光宗朝已酉
疑上封事

內帑

內帑認為私貯

虞允文之為相也盡職版曹歲入窳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義餘
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書不可催理者
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特之須而版
曹自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
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武貢

均節共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

上供多入內帑

孝宗朝中嚴上封事。文公

開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趣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撻撻驚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實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

上供

光宗朝已酉歲上封事。文公

官吏脇取之擾

縣道既無贏餘可積又無科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脇取之州郡無知者行禁約則諸縣便以籍口不肯留心趨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亦

飽補是為州郡者憚有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為不復考問不惟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

光宗朝奏文公

見上供以寬州縣

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數綿緡數內每歲量撥二三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

孝宗朝庚子上文公

經總制錢

此錢不當立額

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科名可以稽辨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不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

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寧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孝宗朝奏狀文公

立額比較之弊
切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討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檢校措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詳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

則惟或必傷平分檢放倚閉田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伺間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不知州縣之前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伏望認大臣圖所以節用裕民之道討論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嚴行之以幸天下孝宗朝延和奏劄

軍興權宜創立

經總制錢因一時軍興權宜所立後遂不罷要之當時立法亦未盡善陳亨伯詳義所創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

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器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
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畧法行民間印典賣契
多故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之額至次年則其額大虧乃令州縣添
補解發自今州縣大困故

非經賦常入之錢

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
為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姓
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文公與文正

總制錢書

無藝無名之制

官得其一使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奸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縣責官
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
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
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

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同上

稅賦

賈助徹什一之制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
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
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特一夫受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
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
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
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其輕於十一矣
切料商制亦當以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過什一也孟子注

九一什一之法

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

池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上
布粟力役之征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
也

戰國非先王之法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
麻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
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魯稅畝非周制之舊

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抵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
而取二矣注語

魯宗破分之法

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管物已及九分已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
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此小施欠亦
得未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
之令典也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州縣催督之擾

徒使版曹經費閱之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
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而最之法以
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
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
惟務催取財計此民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
科罰月以之屬尚未論也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諸路科罰之弊

切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
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

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頗
闕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
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孝宗朝延和
奏劄。文公

賦外加耗之供
切見本路士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
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寧宗朝行宮便
殿奏劄。文公

賦重民勞之苦
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
其賦稅偏重此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
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倍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
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木穀以苟目
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
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瓦在處有之孝宗朝庚子
封事。文公

賦重之害

斂財失民猶為不可况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
得之理若不亟救必深為害孝宗朝戊甲
封事。文公

重在於贍軍

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太
重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
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寬
縱而減免也孝宗朝庚子
封事。文公

省賦在於治軍

臣聞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
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
而已矣詞

祖書調起於隋唐以前

吾祖庸譚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物方做得如漢衰魏代
只是漢舊底為事晉魏以至六朝亦只遙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

直到元魏北齊後周唐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

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

公文

租宗催科之法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纔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
分便往自曾丞相懷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白納縮錢之弊

福建賦稅猶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橫歛無數民不聊生秋稅苗產有定
色猶易催夏稅是和買縮最為重苦蓋始者一死官先支得六百錢後
來變而令人先納縮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白納縮今
又不納縮只令納價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
困矣故福建不如江西江西不如江東江東不如浙東浙東又不如
浙西越郡都越不好上

供用之費

謂計口發錢大綱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

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

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井田類說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飭州郡奉行寬恤惟
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誣誤人
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聞也申省狀

官司科敷之擾

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日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
作名色科敷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汰更又為奸是以貧弱之民受害
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所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
忍耻拱手切嘆而已經界申

豪強詭冒之弊

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羨寄之

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
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文公與子
減免丁錢之說

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
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
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空于極等則是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
民而上可以不失其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張公夫
這呼重納之患

謂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
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
即印鈔印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惡對

勸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與稅戶條

商稅
徵免米商之稅

乞詔有司諸被實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
處出糴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
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
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孝宗朝奏
征商自龍斷始

孟子釋龍斷之說謂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人惡其專利故就
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孟子
客旅不宜重困

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
地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稅
移用錢稅劑

權結
百人禁人聚飲

古人禁人聚飲今部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飲如此却何以責遜廉遜

酒課坊場之弊

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櫟三曰拍戶四曰萬戶抱額臣
切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
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
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稟戶部漕司所撰
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櫟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
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桎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
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
籍此而桎抑極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櫟唯萬戶抱額最為東便然須
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
居村居之異一槩均出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放民戶舍城
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置私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
則又病矣同上

權鹽

要在根索弊源

切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深若不
根索弊源別行措置切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文遠之利孝宗朝折衷
奏狀。文公

販載私鹽之弊

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
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
或用大船搬載處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同上

鹽鋪抑買之弊

民間公食私鹽客入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
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郡
恐有殺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民邑抑令就買出入暗昧
不可稽考大畧瘠民以肥吏因農以資游手同上

令民納錢之法

切見福建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同

公私兩便之計
吏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頗減即公私兩便法可又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倖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文公書

官民兩利之策
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吏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已

文公與王詹書
罷海倉以通客販
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發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質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鹽之

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者一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之買納使客入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亭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文公書

和買
祖宗預買之法

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納民間實類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私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為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納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料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孝宗朝所奏狀

紹興和買之患

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切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除而除之而往往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同

利源不可開

三代之時鹽雖入貢未嘗有禁自管仲始興鹽禁而鹽禁方開雖漢興
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始行禁權至昭帝之
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弘羊反覆論難卒不能廢元帝
雖暫罷之卒以用費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權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
天下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人戶數納之苦

切見浙東路和買銷萬數浩瀚舊例人戶均數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
戶隱寄物力以避均數是致見納人戶所數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數納
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欲望特降指揮革去舊弊庶幾
僅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
孝宗朝建
奏劄。文

人力供輸之苦

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日浩
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

惟是子戶詭名之奸頗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爭之其

功又足以狹下戶唱浮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

復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凶洵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

損也

區區詭戶之策

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後分終不能禁欲

以畝頭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料有產無丁

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

受其弊

減歲額數貫頭之說

緣和買之重奸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數而其淳謹畏法不敢

成歲額數貫頭之說

成歲額數貫頭之說

緣和買之重奸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數而其淳謹畏法不敢

為者顧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
一未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
若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數自物力一分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
多寡其數一定而奸弊無所從出矣上同

先戒請本之類
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
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脊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
而實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浙東奏狀
文公

分等均數之說
所謂高下等第均數者上戶舊料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都
須少減下戶舊不曾料和買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乃是頗增若使
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
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上同

除放下戶丁錢

所謂城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
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中所謂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
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罪除之間亦更足以相補矣上同

取頭物力之說

所以欲改取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取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
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
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文公
小帖

和糶

嚴州縣過糶之禁

今體訪浙西州軍極為豐稔去歲與紹興水路相通切慮逐州縣不體
隣路災傷之禁故行過糶及客人應募搬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
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錢勝賈醋錢之類使本路饑民日就狼狽虛被
聖主賑恤之恩欲望朝廷行過糶條法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搬運
免致艱阻二路饑民得沾實惠文公
申

通商販以濟民食

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負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住糶而有所挾之資既糶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無以邀阻納稅為苦是致零人憚於與販欲望特降旨詔有司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度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孝宗朝州縣表狀。文公貴有和平之意

人心所在和則樂與官為市不和則彼此角立也和則樂與官相集不和則上下交勝也彼富家臣室之儲賸削不為不甚又迫之以榜牒扼之以刑憲旦夕吏來其家而呼曰命官督爾糶指爾廩譁然而駭者歸賦不能寧焉彼雖有升平之藏倉庫之積其肯樂糶於官府之督趣哉糶曰和糶所貴有和平之意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兵門
兵車

古者兵車之制

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者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詩集

兵車士卒之數

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上

車士步卒之數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
也

車輕車之制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軸重之車
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戟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
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一長故也輕車甚疾

兵法

謙是用兵之道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
相加謙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
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
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
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不可專泥古法

書集許多陣法脫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按古兵法
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
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

孫吳說有本原

且如孫吳專說用兵也有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
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
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

武侯八陣皆有用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令孟獲觀其營人分明看見只是不可犯今之戰
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
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事
於戰鬪者有事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

武侯善於用兵

極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

沃壤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緩急視敵趨向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都鄙之制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鄒四鄒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

則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者所以不同

古者內外相維

今州都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鄉遂兵車之制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七即伍也五比為閭七即兩也四閭為族七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為甸七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

鄉遂丘甸之制

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立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軍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

文
保伍

當嚴戒令糾禁之法

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奸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切見自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籍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為居聚眾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隴集保甲條法

先王比閭之法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成意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里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眾有多寡分數是也者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說意欲行保伍法必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文

小大相維之意

禁禁申章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文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防衛始得一隅官領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插置隅官懸寓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文

井田軍賦

井田軍賦之制

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固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文方十里成十為衆文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文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文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井田類說

府衛兵

漢時皆用子弟

漢特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

府兵立而兵農分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兵農之分自唐府兵始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

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同上

府衛廢而長征始

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

後方有長征兵同上

皇城以武臣官者

皇城司有親兵數千人今八相親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都

知二員管之宋朝只此一項今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此又以制嚴

前都指揮之兵也同上

唐兵盡付刺史節度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

如今許多官屬同上

唐制節度使觀察使

唐制節度使觀察使置等使即節鎮也便持節某州諸軍事其制

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

軍部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土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

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其間

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

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

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

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

列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

折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領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

七將離亂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

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所用姑存其名自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

且刻剝士卒困於下若更不便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

可責之郡守他亦自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備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寡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同

禁兵

國初置諸州指揮使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負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之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官中亦有數等員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行下

諸州禁軍之法廢

祖宗時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又

如潭州緣置飛虎一軍了故都不管那禁軍與親軍上

三衙權重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朱溫由宣武節度使兼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幾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營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官時致帥之權猶輕見從官皆不接坐及再入為執政則禮數皆天異矣公

當正養兵之源

宋朝養兵靈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爾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營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是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州鈐轄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事仗職一兩日耳公

禁軍支遣之費

添招禁軍二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五十四貫文

省冬衣銷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
委是數目浩大即無合撥策各可以支遣乾文軍

填刺軍中子弟

今日州郡禁軍饑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
諸軍子弟填刺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
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惰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
以分屬增進乃為長久之計文公書

招刺在守將得人

州郡之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滋其賣鬻之奸而空支衣
糧重傷民力又末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
無能之人尤為非計同

州縣兵

飛虎軍當屬帥司

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是帥臣辛棄疾病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

既精器械亦備經營嘗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蠻始
息一路賴之以安而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州軍司既而又有
指揮撥隸荆鄂副都都統自此一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
權並在襄陽切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事隸本路帥司
本路別無頭段軍馬惟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
前行後快疾察深精審事權所屬既以專一種種利便乾文軍隸
公

弓級與寨兵相表裏

州縣去處雜莽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
縣皆有弓級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上軍表裏防
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論都昌增置精察
利害劄子。文公

羅寨兵而增弓手

只勤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闕外增置二十五人養足一百
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繫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

各分素定易為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萬萬不同矣

古今兵制總論

今之兵異於古

古者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人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番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之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阿防者皆兵也典淮河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翼周不以兵為諱

治世雖未嘗以戰亦未嘗忘戰也舜當至治之時固不可鼓琴而誅商風之詩矣然典謨所述在內則明又以為教養之述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同未聞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固可以建橐而棄載戈之煩矣然司馬所掌於春秋夏則有振旅菱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亦未聞其以兵為諱也

不書戰不書戰

王師於諸侯不言戰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可敵王也不誅敵不能抗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無敵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數戎伐之敗績於徐晉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有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編師而獵其游卒飲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血流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書生議兵自荀卿始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始發之三至五權六術維畧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由求之間皆深閉固拒不假辭色非沮之也說之也卿譚之何容易耶末世乃以

長嘯却虜圍，基破敵揮扇。靖塵塵投筆，取封爵抵掌。談笑橫梁賦，詩視聖人所。其謹邈然，輕肆焉使書。生績之激昂，歆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雲文之陞莫不掄。解嘆息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解

漢兵制亦近古

儒者論兵卒有唐制而遺漢焉。維歐陽公之論亦曰：自周襄王制壞而不復，至於所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為之言兵民之分。自秦漢始意誠然耶？非私愚聞之先儒，漢兵民大畧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知不知有漢效漢志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章孟堅蓋過矣。

秦漢以來之兵

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園檻二蛇也。嗚呼！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

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

漢武帝征伐之數

漢武帝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五十餘師，兵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

武帝征伐之數

元光六年之間，遣將軍者四；元朔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五；元狩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三。漢中

武帝用兵之失

河朔元年得河南，置朔方郡，則以為衛青之功而棄上谷、遼陽地，以與胡則不計也。元狩四年斬虜八九萬，則以為去病之功而士馬物故則不計也。

武帝肅代用兵

肅代用兵非武帝比也。武帝之兵生於情，則自我發之；自我抑之，輪臺

之詔終不而富民之封可即日見効矣唐自安史亂禍之後藩鎮不掉
控制無權兩河用兵連年不解猛虎在前不殺則噬此豈宜容以却哉
唐末兵強

唐自肅代以來鎮兵禁旅之勢迭強而天子以萬乘之尊日伺此輩動
息以為輕重平盧閩帥自朝廷擢任可也必察軍中之所欲立者而後
有旌節之授襄陽謀將自九重陳拔可也乃因衆議之所樂推者而後
有留後之除則恩威兼矣神策凌暴畿甸繩之以國憲可也而及削舉
劾輒重得罪禁軍邀激宰相治之以典刑可也天子知其故無如之何
則禮信虧矣

宋朝之兵無強弱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捐節
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
兵強固未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
中者惟吾宋也

太祖定天下亦有瓜牙之將熊羆之將如韓彭者十餘人焉王嘗謂之
屬是也以今之議者而思所以制之之術非威不可也而太祖則不
從容於杯酒之間而盡泄其肺腑之論使之油然而動亦泰然而安釋
然自放其權收其兵而盡得其節鎮者此高皇帝之威武所不能辨而
太祖談笑言之真用兵之明驗也

聖人重於用兵

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
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
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
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
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
不出乎此也

去淨冗則民力寬

今日民貧賦重其所以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
力決不可寬然國家威靈東甯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而固圍者常患
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邊城切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
實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邊備誠能行此三者民力庶
幾其可寬也孝宗朝真子
對事。文公

將非人則然憤

今將率皆斯役凡流到軍之日惟務裏斂刻剝希望誅求至於招拔簡
閱訓習無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
役使而共其能者又不見憐異無能者反見親寵然怨鬱積無所伸訴
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孝宗朝真子
對事。文公

將得人則奮厲

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應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
得人而又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

將帥貪而士卒貧

世下得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領乃未嘗
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
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
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成中對事
文公

權濫而軍政壞

謝却激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關寺
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孝宗朝真子
對事。文公

將募子弟之暗曉者

軍中子弟亦有素習軍馬暗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
反為之分責州郡在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孝宗
對事。文公

統率在得其道

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柔為剛
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文公

兩財養兵之費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同上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中已

前未有池楊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其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

范公招募刑法

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

教習諸軍弓射

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上願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

文式並用

昔者天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親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比嘗曰我戰則克而拊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鄭公藝圖折衷

弓矢當習於無事

曲道險阨則劍有利仰高將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以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殉我以死亡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射記文公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歷代御夷秋

歷代帝王皆抹上策

夷狄并食邊境為日久矣虞夏有山戎獯鬻之患成周有昆夷玁狁之難
難築長城以設險秦驅諸戎而出塞漢而下種類滋蕃和之以親而不庭
懷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強臣以是養憤王
者於焉赫怒至有空天下以事夷狄奪耒耜而授干盾四海將服而中原
隨弊英主所以疚心良士所以極慮故漢武震威而損費光武惜費而損威
李牧知保塞而不議其久奉春約和親而不議其叛賈誼陳五餌而不議其
貪晁錯論三技而不議其狃班固述康禦而不

議其強侯應討也成而不議其守誠哉嚴尤所謂無上策者也魏晉已降羗胡猾亂或結以姻婭抗之鋒鏑謀者鮮而聞者衆偏議多而勝筭寡其間羈禦之制無復可從夏英公文

帝王之世以伐夷狄為不得已秦漢而後以伐夷狄為當然

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何嘗聞治夷狄之事出車杖社之詩以紂德方暴戎狄乘間侵入詩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其後厲王無道玁狁入居焦獲之間侵鎬及方以至涇陽宣王初起奮然欲討其不服不得不然故六月出師冒急而行其詩初謂薄伐玁狁以褻膚公者是也劉向自號為儒者不能知三代之意其論陳湯之功言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也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其夸大如此自以為三代莫能及如賈誼橫身要治夷狄蓋後世所謂賢者皆不識三代之人意此所以內外擾擾中國夷狄迭為勝負如秦皇漢武王伐夷狄而無其功唐太宗雖有其功而非先王之所尚不足以為後世法也葉正

堯舜御夷狄

堯舜御夷狄

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數倍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之有玁狁狄人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既狹又無利兵危失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同上

周御夷狄

嚴尤以周為得中策劉勰以周為得上策

周之盛時列虜服於五服之遠坐夷蠻於九門之外召公戒武王之受葵周公勸成王之詰兵叛則不勞師降則不釋備此劉勰所以稱其得上策也彼嚴尤屈周而居中其後人不詳也彼其意以謂先王之夷狄投諸荒裔本以禽獸畜之也或臣或叛吾何事於必征哉不幸周室中微四夷交侵宣王之明命師出征亦不過驅而出諸經原而已誠以征而有功則疲民征而無功則覆國故自古未有專征而得上策者有若

宣王之下窮兵遠討亦僅得中策所以深明周家之盛備政刑嚴武備
使兵為寇不能為臣不得為最上之策可知矣然則尤之意豈有異於
貶乎宋論

周漢御夷狄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方
周人開國之初太王有狄人之患四守外禦其為常不足以自給此至
成王東夷之報其德化之流行四方之夷狄無思不服越裳氏累獻
譯而來蓋亦其始王國之初也至於國勢既成之後其聖賢警戒備德
銷兵制敵者漸以臣服為已無分毫欠缺慶當其天下太平乃是人
士德化也則其所以成者終是其來有限而聖人脩德以應其德
一不為其太平之世也其德化之向化要荒之慕燕然必於夷狄
一臣服於太平可謂其德化之功也其初年承戰伐死傷之後匈奴控弦於
方南之世曾出入於漢人累世不得解甲自漢而言又景號為有德

之德然匈奴侵寇不常文帝德既不足以積之武又不足以勝之古
後漢狄叛服不常之餘窮兵薄財師徒死傷者無數終以不服雖然漢
之軍比之成周用德與用力之難難易之辨成敗之迹已大相遠絕矣
則

春秋御夷狄

會戎為非追戎亦非

夷狄之於中國猶陰之有陽猶君子之有小人也天之道豈以陽而廢
陰之道豈以君子而廢小人哉特使之各安其所而不能為吾之病
斯足矣春秋書公會戎于唐蓋識其戎不可會而戎之會也又書云追
戎於濟西蓋識其遇侵而無備遽去而後追也宋論

魯莊公不知禦夷狄之術
臣謹按春秋魯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孔子書之者蓋罪莊公
禦之無術而備之不素也夫人有數口之家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

柴柵而外施階穿以預待之矣有百金之資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高竊以預防之矣此野夫鄙人非有過人之聰明尚能及此也若莊公者土地不為不廣人民不為不衆而反恬不事事不慮戎狄之為患慢而不知其來其知去也方追之於濟西而已其於禦戎狄之術不已疎乎此其所以得罪於春秋者也

秦襄公於西戎義當復讐

秦襄公始有秦國車馬器械未備而歲出師以伐西戎則疑於困民力者而少戎之詩聖人取焉蓋西戎於秦有不共戴天之由往者秦仲之事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吾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事雖不成君子義之况西戎嘗伐周宣貝殺幽王驪山下周平王至遷都避之以其地封秦則襄公於戎因有君父之由雖終身伐戎死於出師蓋甘心焉此聖人之意也春秋之義去八子以討賊望天下之臣子而復讐之義在禮經周公蓋盡心焉

漢御夷狄

漢自武帝開西域不能為漢利

光武絕西域匈奴亦不能為漢患
開西域之功樂安靜之人亦言謝西域之利吾嘗推原其故矣言利者則曰自武帝建置四郡隔絕西域相通之道可以斷匈奴之右臂而制西域合從之患言害者亦曰虛中國以事夷狄民力彫弊自光武絕西域而海內亦安樂無事雖議論不一而大要不出乎二端而已矣嗟夫聽言之道亦以其事觀之耳秦漢隋唐所以不如三代者豈非以其治亂之大驗而察之乎漢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茲大宛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曷嘗籍西域之助哉甘露黃龍之間千里賓服此亦直匈奴百年之運國內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絕西域亦未見匈奴侵暴久乃南北單于自相攻擊納款稱臣謝絕之事豈遽遂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墩煌之間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為漢利而開西域之為漢患也昭昭矣

武帝御夷狄

武帝窮兵文武所恃者祖宗之德未泯人才之用為多

考武窮兵文武之主也承富慶之餘帝治平之後不務備德而快意於
匈奴其總兵者凡十有三其分出鴈門雲中酒泉者凡二十有八其遣
一將將軍九十有七烏乎武帝之窮兵如此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繼
以聚斂權酷愁噫無聊當此之時海內騷然幾無復為漢矣武帝以能
扶持宗社不至敗亡者蓋以文景之德在人未泯人才之用於茲為多
故爾

宣帝御夷狄

宣帝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

中國之有夷狄譬如日之有月陽之有陰更盛而迭衰故其所以待之
之道如何耳自昔中興之君未嘗不服夷狄而可以安中國者亦未嘗
不治中國而可以兼夷狄者也且高帝有百戰之勇而有白登之圍呂
后臨朝而有樓馬之書文帝務德與之和親而有火通甘泉之警武帝
一耀天下之力暴兵連年而終不得其要領匈奴之勢日長炎炎而

宣帝本始之中一遣五將軍以擊之神爵之中又遣克國以
因之當是時也匈奴畏威悚服奉珍朝賀入侍者不可勝數至於渭上
之朝光前絕後三代以來絕無而僅有此固足以雪漢家之耻而信中
國威矣昔高宗之興有鬼方三年之伐宣王之興亦備政事以攘夷
狄是三君者亦商周中興之君也而史臣以宣帝比之其以此歟愚故
曰宣帝之中興不在於撥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也

唐子

中國與夷狄迭為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狄不衰
者亦唐虞三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
五代之時是也故喜其為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
虛內務外以治夷狄為先但自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自衰爾漢
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
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於匈奴李陵終不免於異類久而邊儲告乏府
庫屢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將自潰民不

漢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繼以遵祖宗之故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於是董奇政為愷悌，易暴亂為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天然後聲教洋溢而四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效順，非孝宣專於兼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得，不弱故也。同上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

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鄧質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政元某年單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懼而脩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由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篡而生於謂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常

宣帝也。時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欺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強耳。初無一毫預於中國，而宣帝所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慮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非多事矣。逐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呂東萊

夷狄之強弱無關於漢家之盛衰

漢自宣帝以前夷狄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大治。及至中世而後，某年某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於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以夷狄之強無損於漢之治，夷狄之弱無救於漢之衰，蓋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夷狄也。明矣。寧遠

晉宋御夷狄

晉宋無一定之謀策，妄挑強胡，我朝無先立之規，謀常隨窮計。

謝元肥水之役，亘溫灞上之師，宋武帝入燕平秦之捷，皆大機會。唯其當時為國者，靳靳自保，初無長策。遠筭故旋勝，輒敗隨得，隨失若宋文

帝元嘉中屢嘗北伐既得河南未幾而魏取之最後二十七年輕信三元謨之言大舉伐魏先是童謠有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知年是時魏大武帝下南方議者皆謂是又符堅之舉也夫何元謨退駭魏師直至瓜步所過無不殘滅宋之君臣搏手無策緣江置石魏人凡破南兖徐梁豫青冀六州而國以大困則皆其無一定之策橫挑強魏之所置也今此虜之強比曩時之魏伯仲爾彼其雖以權詐立國大抵先立其一定之計蓋以和為戰以戰為和是虜人常用之至術也而吾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反不先立其存我而乃蹈其術中可乎黃萬石止兵事

自晉以後符秦元魏諸戎及石晉之契丹近代之逆亮皆隨起隨滅天意常福華而禍夷

江左自晉分南北符秦并吞諸燕在夷狄為盛後魏始於東晉紀及魏梁又為夷狄之最盛然符秦之興止四十四年魏之興雖百有餘年自佛狸之盛訖太和之衰僅七十餘年其他諸虜隨起隨滅大畧不出三四十十年高齊宇文周之盛亦不出三十年之近此上天滅虜之

孰得堅魏太武帝皆以其回山倒海之勢掃國南下而死魏宇文亦以魏胡赫而死石晉契丹乘中華之弊迨據洛陽一旦有稱帝之樂至終其常之明驗也天之於虜豈有不忘之理而虜亦豈有能安中國者乎世急務

秦隋御夷狄

秦之亂在於匈奴隋之亂在於高麗

高麗事本微淺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自關繫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蓋諸胡強盛綿跨西北當始皇時天下新統一常得祕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不復計較國內虛實與民之安危盡力匈奴內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中國不得志故欲乘其富強併力除治而天下因繫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夫固不待論然要是中國夷狄相為權衡因循以至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

一偶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及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匈奴
故地突厥得之已自稽首承順隋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啓民奉事其
恭執事甚謹據此事勢雖秦皇漢武亦無所發其怒偶因高麗之使在
啓民所然而煬帝亦何常知高麗正欲置於度外耳緣裴矩一言遂成
此禍裴矩亦無他言但要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
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
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
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
秦者在匈奴而楊元威所以亂隋者在高麗漢唐御夷狄

漢唐御夷狄

冒頓在漢乃始強之時故高祖用兵難突厥在唐正將衰之日故太宗用
兵易
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為強盛方後周也齊相距爭求助於突厥突厥常
持三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中間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

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為強盛方後周也齊相距爭求助於突厥突厥常
持三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中間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
突厥道強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
是匈奴始強之時卒能為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抗突厥雖強却是
將衰之勢攻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於上人心叛於
帝雖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附薛延陀突厥竟以此亡豈太宗之兵威
便能使突厥如此亦豈李靖李勣為將便能制之如此乃是中國自西
晉之亂向時衣冠禮樂之境大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乃是
天道回轉復還中國突厥所以亡乃天亡也則

唐太宗御夷狄

太宗在伐夷狄有謂行仁義太宗豈得為仁義之師

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為秦皇漢武帝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
旦得之遂以為功高前世嘗謂嚴尤謂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證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蝗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咨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

君長皆帶刀宿衛不知此直偶然就使君臣立行仁義如何便得其效
接疾如此緣此太宗所恃以為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
威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夷稍有不從則選
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皇漢武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
直云朕行仁義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仁義必世百年而後
見其功豈為且暮用兵之名耶上同

太宗當以隋為鑒不當伐高麗

太宗明聖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
絕迹息意不敢復言而群臣諸將亦不當以此為意就使高麗奉其土
地人民請命於唐亦不可受如漢光武尚能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
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反以湯帝為不能克在我之時不當有此
事雖偃武脩文而其按劍抵掌之志已在平壤之下矣遂至晚年親為
此行當時想見在殿之臣亦多不以為然者魏鄭公在時太宗猶未嘗
發此意故證亦不及言及房元齡以垂死之忠苦口力諫而終不可回

元齡之言亦不敢忘矣同
因於一城之小而能反當此之時惟言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

唐太宗伐高麗謂不遺後世憂不知適所以為後世患

太宗之伐高麗也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
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
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具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
非為燕則嬰矣其益不已則死於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燕與嬰也其所
以累子孫而為後世患莫大焉反以為不憂乎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
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猶喜驅馳海外鞭撻四夷徂於常態故也
且以唐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真臘北極大漠其土地亦大矣
然卒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干戈未定而大戎內興邊將外侮兩
都不守萬乘播棄肅宗號為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竟土近在字下是
以其心腹且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為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

而計之失也惟

唐太宗一勝高麗示臣下以為功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帝驪
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庶等書曰朕為特如此何如斷曰太宗之伐高麗
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
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躍喜
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
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
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
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雅以
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
其智能夸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范祖

唐太宗當高麗之強而不能伐唐高宗乘高麗之弱而乃能攻

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遂無延何

遺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慶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入寇則以一李勣
破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勢敗也張文

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于外而許延陀何

也常時群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
苦、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厚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
戰伐非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我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
可汗延陀襄波失據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矣李清

唐太宗引諸戎入朝適以亂華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
悉徙之河南兗祿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頡師古請
皆實之何比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
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實靜以為
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

易為羈制温彦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為中國耕織
證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宰相彦博兼置四都督府
六州以處降眾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都即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
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之奇以王制戎狄荒服
夷不亂華所以辨族
髮左衽矣聖人之懲
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
華亦甚矣然則中國發
非太宗之所啓乎

以遺後嗣

江夏王道宗征延陀破
使入貢帝大書詔曰云
王除凶報千古斷之曰
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葵大公
作訓曰不務細行慈惠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戒怨其焉

太宗不審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之
振掃在社之民解辭內言自以為開關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
莫不冠帶四夷為盛德之業何也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畫
之有夜如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
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曰其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者難任人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通
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歸心慕義不誘不以威而自至矣欲附
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也故不勞而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奮疾
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
中國之民也赴利避害無生惡死豈有異人乎王者欲天地之間無
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欲殘之乎不可况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
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
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

卷之三